



散文

# 过年是一种思念

□李剑红

如果你在外地工作，每当要回家过年的日子，你最思念的人是谁呢？我想大多数人最思念的是自己慈爱的母亲，因为对我们付出最多，却不求回报的人就是我们的母亲。而我最思念的亲人是我母亲的母亲，就是我的姥姥。

我小时候是在乡下的姥姥身边长大的，我对姥姥有极深的感情。每年过年的时候，姥姥都会买几朵漂亮的丝绸头花，给我和老姨、二姨过年时戴，那小巧美丽的头花戴在头上，映衬着水嫩嫩的脸，分外的好看。因为我在姥姥家年龄最小，姥姥总是那么宠着我，那最漂亮的一朵绸花一定是属于我的。

小时候，姥姥家里很穷，平时总是舍不得买肉吃，积攒了一年的钱，到过年的时候，会买一些猪肉吃。过年那几天，姥姥家一大家子人都聚在

一起吃饭，爆竹声声，热闹又开心。生产队组织的秧歌队会挨家给大家拜年，当秧歌队在姥姥家院子里扭秧歌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除了扭秧歌，队里的戏台上还会有二人转。大家一边吃瓜子，一边看二人转。农村的娱乐生活虽然仅限于过年，但是大家快乐的程度，不亚于除夕夜看春节晚会。

姥姥总是忙里忙外地给我们准备吃的，除了吃饭时能够吃上猪肉和鸡肉，过年时我们还能够吃上甜甜的冻梨和金黄色的冻柿子，还有炒得香喷喷的瓜子和花生。全家聚在一起时，那种温暖快乐的氛围，直到多年以后，还是那样记忆犹新。姥姥关心家里的每一个人，只要有姥姥在，我们心里就非常踏实。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就回到城里，到我父母身边上学。每年过年的

时候，爸妈办好年货去姥姥家过年。对我来说，过年就是一种思念和一种盼望，因为过年就意味着见到我日夜思念的姥姥。虽然她的年纪越来越大，虽然她的背越来越驼，但是只要我看到姥姥那张写满慈爱的脸，我的心里就踏实起来。常常回忆起姥姥说过的话，她曾经教育儿女们说：“人活着，就要活出志气！不怕穷，就怕懒！只要有这双勤劳的双手，就不会饿死。勤劳能够致富，只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姥姥没有说错，我们真的都过上好日子了，姥姥也放心地离开我们去了天堂。她留给我的那些浓浓的温暖的记忆，会伴随着我冲过人生的冰河。

过年是一种思念，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会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打上深深的烙印。这种温暖的人间真情，足够陪伴我们走过一生。

## 新春谣

□赵国培

年货  
当年啊，难！  
副食店里货架上，  
空空荡荡  
星星点点。  
更羞惭手头紧巴巴，  
腰包疲软  
忒寒酸！  
如今啊，烦！  
逛不清的门店  
转不全的摊点  
看不尽的光鲜  
挑花了眼！  
更莫提啊  
五花八门“进口品”  
平日里总相伴，  
天天过大年！  
有人更叫绝，  
嘎嘣利落脆  
免！  
选家可心饭店  
无须刷锅洗碗，  
轻省过大年！  
老年人喜中叹：  
好日子把人惯坏  
懒！  
灯笼艳得像火团  
炫得晃人眼，  
一个个超级大  
自由自在好悠闲，  
搬离一树树家园，  
乔迁一处处新宅院  
宽阔广场  
热闹公园  
千家万户大门前！  
一盏盏祝愿  
挂满人间——  
事事胜意  
年年如愿！  
春联，一团团欢腾  
大展一副副笑容，  
热闹多少门楣  
温暖多少心灵！  
书写吉祥  
闪耀心声，  
左一行右一溜儿  
报道喜兴！  
大好的美景  
揽入门庭，  
攥在手心里  
揣进怀抱中！  
拜年  
不寄贺卡  
不打电话，  
一横一竖  
一撇一捺，  
漂漂亮亮方块字  
小鸟一般  
蹦蹦跳跳，  
溜溜达达，  
部部手机上  
飞来跑去乐哈哈！  
好个信息爆炸  
魔力大！  
拜年不登门  
更无须开口说话！



### 秋收

起早贪黑忙春夏  
衣食住用难顾家  
秋来屈指一掐算  
人家收稻我捡瓜

### 秋钓

秋风已然渐凉  
试试鱼儿可忙  
人家意在下酒  
我钓一池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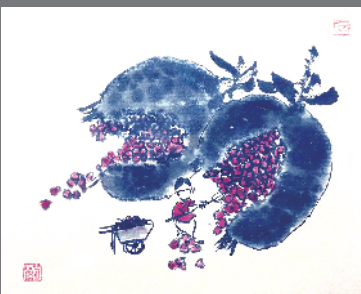


### 如戏

生命如戏  
悲喜兼具  
做猴无畏  
做人不羁

### 收石榴

披星戴月忙碌  
全力秋收冬藏  
一捧石榴在手  
伴着普洱茶香



##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随笔

## 冬日闲记

□文心

一大早，赶到丰台大红门南顶村委会，在这里，专为共享单车转运师傅提供歇脚地方的爱心小站挂牌成立了。

一排座椅、热水袋、开水，看着师傅们冻得发红的脸上，被热气烘开的笑颜，心上一暖。

活动结束后，出门叫车，等了5分钟，寒风呼啸，手已经麻了，脸被寒气割得疼。转头，喝过热水的师傅们已经开始将共享单车装车，送到地铁边上。他们运单车的手怕是冻过一回又一回，有了脓疮。寒风依然呼啸，从师傅们脸上割过，刀刀留痕。

出门见寒风，仿佛一把把刀子。回单位马上把稿子写出来，吃过饭，下午还要去石景山一个棚改区采访，室内暖意、绿意丰饶，想着看会

儿书吧。

历史总能在冬日给繁杂的心以最贴心的慰藉。

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渐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唏嘘愁未了。如此朴实深情的悯农诗，出自清朝皇帝乾隆之手。

虽然我知道，所谓的康乾盛世下，几乎年年都有天灾人祸，有饥荒，有卖儿卖女。但是，不得不说，乾隆绝对是历代以来赈灾最及时、力度最大的君主，是减免农业税次数最多，金额最大的一朝。

清以前，每个朝代人口最多也就是千万级别，而乾隆60年，人口翻了一倍多，达到了近3亿，我无意去探讨人口增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这确实说明整个社会能养

活的人多了。

鲁迅曾说，历史就分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每每读到，都觉得言辞犀利，深刻中肯。

可是近来读清史却读出了中间的无奈。康乾盛世之下，如果不做顺民，只有死路一条，其他时候有选择吗？当活着都是一种奢望的时候，还有心想活得是不是有尊严？

出门寒风依旧，与温暖的室内反差太大，乾隆的诗又一次浮上心头：屋里炭烧得火红暖气正足，饭足衣暖后有些愧疚啊，此时想想那些饥寒交迫的人儿，是怎样在茅草屋中唏嘘悲伤……上午共享单车师傅们那些孤寒的背影再一次浮上心头，致敬那些在数九寒天的户外劳动者们……